

丙三

柳毅傳
虬髯客傳

蔣子文傳
妙女傳
杜子春傳
神女傳
龍女傳
太真外傳

龍威秘書四集

晉唐小說賜觀

第三冊

柳毅傳



李朝威

虬髯客傳

張說

馮燕傳

沈亞之

蔣子文傳

杜 鄭
鄭還古

杜子春傳

薛 穎

龍女傳

顧非熊

妙女傳

神女傳

太真外傳

孫顧

樂史

柳毅傳

唐 李朝威著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瀆、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貧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

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遠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歎歎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再謝曰負載

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廻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旣
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
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
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
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倍託千萬無渝毅
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
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
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
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

乾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

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元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宮門閒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裳，執青玉。夫躍曰：此

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旣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瞽瞽使閨憲孺弱遭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

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官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瘞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黨之罪然猶糜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

舌朱鱗火鬚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
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
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
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
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纏綰。因命酌互舉以歎人事俄
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
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
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
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

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聲
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
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
賴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寃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
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毅愧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迺告
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
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寃而宥其失前所譴責
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

客愧惕慙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劖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銚傑氣顧驟惶栗坐客視之毛髮皆堅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

貞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妃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
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
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
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
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
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
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
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隈。風霜鬢鬢兮，雨雪羅繡。賴明公
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

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絰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

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蕪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歛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壞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鎌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